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 推遲「佔中」是何圖謀？

徐庶

## 挑劍陣

「佔中」推遲，有反對派「公投」綁「佔中」，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的考慮，就是要衝擊明年九月份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的財長會議。這是一張牌，目標是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制定一個反對派必然入關的方案，否則，計時炸彈就會在財長會議舉行的時候爆炸。但是，「佔中」搞手利令智昏，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只會讓國際社會和港人更加看清「佔中」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屆時「佔中」搞手難逃喪盡人心和被依法懲處下場。

「佔中」搞手戴耀廷，最近有一個奇怪的動作，就是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聲言要把「佔中」從明年的七月份，推遲到明年年底。理由是，可能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還沒有出來，出來之後，證明了不符合國際準則，他們一定「佔領中環」。為什麼戴耀廷千揀萬揀，一定要揀《美國之音》作出宣佈？無他，這是後台老闆的電台，專門針對內地進行廣播。戴耀廷選擇了《美國之音》，無非是打正旗號，我後面有國際勢力之支持，到「佔中」的時候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會為我們撐腰。

## 亮出了扼殺普選的底牌

「佔中」組織一直把「佔領中環」日期安排在7月1日，因為這一天，照例有反對派的遊行，容易聚集人馬，容易吸引青少年參加，學校的考試都完了，混在大學和教協裡面的教師，就可以好像搞暑期活動那樣，游說和欺騙青年學生參與「佔中」。

現在，戴耀廷向《美國之音》宣佈，如果搞早了，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在下半年才宣佈，屆時就沒有新的動作了。所以，「佔中」是要針對政改方案，一定要推後。但是，反對派的邏輯顯然很有問題，方案還

沒有出來，他們現在就揚言一定要反對，明年底就一定要「佔中」。這可說是亮出了底牌，一定要扼殺行政長官普選。反對派並不是努力謀求共識，而是現在已經知道未來，普選一定會受到他們的杯葛，並且在立法會否決。

戴耀廷已經定下了一個調子，不是要求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而是要按照他們的要求「符合國際標準」。「符合國際標準」根本就是虛無飄渺，等於沒有標準。現在全世界有一百九十個國家，每個國家的選舉模式都不一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完全由反對派自己去界定。所以，他們一早就定下了「佔中」的時間。焦點並不在於政改方案的內容是甚麼，而是他們一早就制定好的「佔中」目標：第一，要挑戰憲法和法治；第二，要傷害香港的經濟和七百萬人的利益。第三，要擴大「佔中」的國際效應。這都是國際恐怖主義傷害平民的三大要素。

## 「公投」綁「佔中」 利用國際會議發難

如果按照他們原先的計劃，七月份就搞「佔中」，很可能拖延了幾日，事件就平息了，達不到最大化地

傷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的目標。他們認為，特區政府有了政改方案，他們反對派也另外有一個方案，就可以將兩個方案進行「公投」。戴耀廷說，只要有特區政府的方案，就可以迫使建制派發動他們的群眾參加「公投」，就可以「谷高投票率」，屆時就會「有四十萬人公投」云云。怎樣「公投」呢？戴耀廷說，就是使用直選或「超級功能組別」議員辭職補選的辦法。這個想法想得真美。但是，2010年「五區公投」的慘淡收場，已是前車之鑒。

「佔中」推遲，也有反對派「公投」綁「佔中」，利用國際會議期間發難的考慮，就是要衝擊明年九月份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的財長會議。民主黨的何俊仁，早已在立法會發言時威脅：「明年政改問題將會相當熾熱，倘爭論『不幸』演變成不可解決的社會衝突，甚至『不幸地』出現了『佔中』行動，將令財長會議無法在和諧氣氛下進行，最終只會令香港蒙羞。」言下之意，這是一張牌，目標是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制定一個反對派必然入關的方案，否則，計時炸彈就會在財長會議舉行的時候爆炸。

## 三、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

（接昨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為「一國兩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緊張對峙形勢出現新的緩和；1953年7月朝鮮停戰，次年春夏越戰停火。美國對我國侵略、遏制的政策屢遭失敗，台海兩岸的緊張形勢也有所緩和。為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開始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1955年4月，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前，毛澤東確定：「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1956年，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進一步發展。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台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1月30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們過去犯過什麼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並號召：「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奮鬥」。4月，毛澤東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同年6月28日，周恩來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10月間，毛澤東會見有關朋友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訂個協定公佈。

6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深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構想。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並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總方針。毛澤東提出：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問題是要有個想法，逐步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毛還提出：台灣只要和大陸統一，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上，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等均由蔣介石掌握，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去做破壞對方的事情。並一再表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灣關係。1963年1月，周恩來將毛澤東提出的上述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轉達給台灣當局。其主要內容，一綱是：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這實際上成為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源頭。

## 四、闡述了國際事務中涉及台灣的原則問題

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處理與中國建交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及有關國際組織與台灣關係問題等，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勝利之後，籌備新中國的任務已經現實地提到中央的工作日程。新中國政府面臨着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前瞻性的思索和系統闡述。

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一份中央軍委電報中首次提出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原則，表示「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同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聲明中，進一步豐富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指出中國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對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正式對外公佈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參加。毛澤東圍繞着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搞「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等圖謀，進行了堅決鬥爭。1950年1月7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以中國外交部長的名義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安理會的合法地位」。根據毛的指示，1月8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和秘書長並轉交安理會成員國，指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國全體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國民黨代表留在安理會是非法的，應當將其從安理會開除」。隨着新中國國際影響力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早日進入聯合國。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專門談及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毛澤東表示，聯合國裡只能是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只要在聯合國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台灣，我們就不進去。1957年3月，毛澤東又進一步就關於中國參加奧運會、聯合國附屬機構等國際組織問題發表看法，表示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美、英這些國家要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一方面承認我們，一方面又承認台灣。我們的方針是：承認我們就不能承認台灣。

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意將台灣問題與兩德、兩越、兩朝問題混淆，為其在國際上搞「兩個中國」製造輿論的圖謀，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不同於兩德、兩朝和兩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兩德、兩朝和兩越是由國際協定規定分開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裂，並無任何國際協定規定。

## 五、排除解決台灣問題的外部障礙

美國插手與阻撓，是台灣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的最大外部障礙。為遏制中國，美國始終將台灣視為部署在西太平洋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

建國之初，美國以新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國際義務」為由拒不承認中國，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以武力介入台灣，干涉中國內部事務，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在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面前，毛澤東歷來毫不含糊。1955年2月，中國頂住美國反華的戰爭叫囂，解放大陳島等，拔除蔣介石集團在浙江沿海據點。1958年8月，台灣海峽烽煙再起。美國試圖用撤退金馬蔣軍的圖謀，把台灣和大陸完全隔離開來，以便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毛澤東識破美國的陰謀，把解放金馬同解放台灣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決定暫時維持金馬現狀，不讓美國從金馬脫身。

同時，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對美策略，加大做美工作的力度，降低美國因素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掣肘。1954年，中國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公開表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1955年8月1日起中美正式開啟大使級談判，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主題。與此同時，中國還開展大量外交活動，特別是積極尋求與發達國家發展外交關係。1964年，實現中法建交，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突破口。同年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進一步增強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籌碼。1969年2月，毛澤東授意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老帥們建議，可以主動重新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層級會談，協商中美間的根本性問題。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中美關係開始進入正常化進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中方重申自己的原則立場，美國則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驅逐台灣當局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的立場。一個中國的國際格局初步形成。

（全文完）

## 2013年跌宕起伏的中東

劉寶萊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中國前駐中東大使

2013年即將過去。回顧中東地區局勢，可以看到總體動盪，局部穩定，熱點問題多有起伏，美、伊（朗）關係趨緩，俄羅斯日漸活躍，地區政治生態發生變化，美國掌控地區事務能力大不如前。值得提及的是，12月15日晚，南蘇丹發生一起未遂軍事政變。政府雖控制局勢，但軍隊對立派別迄今仍在激烈戰鬥，雙方傷亡慘重，致使數萬難民流離失所，國際社會正在積極斡旋。綜上所述，主要有以下六個看點：

### 中東局勢總體動盪局部穩定

一、阿拉伯轉型國家動盪，君主制國家平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四國，亂象叢生，經濟下滑，社會治安混亂，民不聊生，迄今尚無一國政府提出一個較為務實的變革綱領和發展規劃。埃及軍方推翻剛執政一年的民選總統穆爾西政權，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但也遭到穆兄會的強烈反彈，社會因而出現嚴重分裂。突尼斯掀起大規模的反政府浪潮，動搖了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執政地位。利比亞地方割據嚴重，民兵組織為所欲為，製造動亂，政局仍處於無政府狀態。也門「阿拉伯半島支部」基地組織，趁機作亂，經常襲擊政府軍，製造多起恐怖事件。然而，阿拉伯海灣6國和約旦、摩洛哥8國，因注重大抓經濟建設、改善民生和開放民主，其政局相對穩定。

二、巴以矛盾、敘利亞危機、伊核問題三大熱點有所降溫，開始納入政治解決進程。有助於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和緩解雙邊緊張關係。敘利亞化武換和平實現軟着陸，打掉了

美國對敘動武的借口，使敘躲過一劫。9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為此全體一致通過了2118號決議，開創自冷戰以來阻止美西方單邊軍事行動之先河。同時，國際社會對敘問題需政治解決達成了廣泛共識。

三、美、伊（朗）關係「破冰」。伊朗新任總統魯哈尼執政後，調整對西方政策。9月聯大期間，美、伊元首互伸橄欖枝，首次進行通話，兩國外長也舉行了會晤，使長達34年的兩國敵對關係終於有了轉機。奧巴馬總統公開承認伊現政權及其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魯哈尼總統也多次表示，伊不會發展核武器，並願同美國改善關係。目前看來，兩國關係發展不會一帆風順，還將面臨一些坎坷。

四、俄羅斯重返中東步伐加快。除加強同敘利亞和伊朗關係外，俄同埃及也「驟然親近」。11月14日，俄外長和防長同時訪埃，同其領導人商討加強兩國經貿和軍事合作事宜。與此同時，俄「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往訪亞歷山大。這是俄軍艦20年來尚屬首次。此外，俄也同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國發展雙邊關係，積極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 美國主導地區事務能力明顯下降

五、地區政治生態有變，以沙特、埃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為代表的五大地區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各有消長。沙、以、伊彰顯活躍，埃、土有些低沉。

六、美國主導地區事務能力明顯下降。一年來，美處境被動，處處碰壁，「今不如昔」，其判斷失誤，決策失當，政策自相矛盾，給地區帶來嚴重後果，比如：推行美式民主受挫，遭到地區民眾的普遍反對，難以為繼；干涉地區國內政，挑動群眾鬥群眾，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反恐擴大化，致使恐怖活動蔓延至北非和南非，發生了多起惡性恐怖事件；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公開流露對美中東政策的怨憤，對美指揮棒不聽，並要求美「懸崖勒馬」、「改弦更張」。

## 黑色聖誕節的慘痛記憶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昨天是12月25日聖誕節，但原來在72年前的12月25日，是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的序幕，史上稱為「黑色聖誕節」。

二次世界大戰日寇不宣而戰，對亞洲各鄰國展開大規模侵略，日本「皇軍」四處屠殺軍民，包括無數手無寸鐵的婦孺，姦淫擄掠，慘絕人寰。日寇侵略軍所到之處橫掃野，較為人熟悉的包括南京大屠殺，日寇屠城，三十萬平民送命；日寇七三一部隊在中國設立活體實驗室進行「細菌戰」，即強行把中國平民囚禁並進行活體實驗和手術，並把致命病毒體如鼠疫病毒強行注入活人體內，拿中國人的性命作樂並肆意殺害，我等有血性的炎黃子孫均不會忘記此段史實。

1941年12月日寇多路進攻，香港於短短十八天內失守，日寇在月中突破葵涌醉酒灣防線，當年英國殖民政府棄守香港，只有由葡萄牙、加拿大、北歐及部分英籍義勇軍組成的雜牌軍退守港島頑強力戰到最後一刻。該年的平安夜並不平安，日寇從魔鬼山炮台以大炮狂轟港島，並乘夜突擊，其中守軍在赤柱拚死抵抗，全軍覆沒，當年的港督楊慕琦宣佈無條件投降，他亦同時成為階下囚被送往同已淪陷的內地，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淪陷的慘痛歲月。日寇將領、甲級戰犯酒井隆等騎馬進城並大肆殺人搶掠，強徵慰安婦，屠殺平民和戰

俘，犯下人道罪行。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擊斃港九獨立大隊多次進行營救同胞、暗殺日寇等，捨己抗日寇的英雄事跡廣泛為我們認識。

日寇戰敗後，香港重光，日寇的獸行陸續曝光，刺痛每個中國人的心，每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等，勾起中國人的悲痛回憶，回想我們先輩的慘痛經歷，我們就像傷口仍在淌血。如有日本官員拜祭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猶如向中國人的傷口灑鹽。日本多次篡改教科書，藉以美化侵略鄰國的臭史，未能認清史實是不負責任，這懦夫的行為令人髮指。日本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多次嘗試修改憲法以圖擴軍，並挑釁和非法扣留我國漁民和船隻的狂妄，是軍國主義復辟的跡象，我們中國人必須提高警惕。

日本多次派出飛機和船隻犯境，侵入我國釣魚島及附近海域，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及領土，我國外交部多次嚴正交涉並警告日本；日倭亦作出挑釁和侵犯性的言論，也被我國即時痛斥。

日本的各種小動作勾起了鄰國於二次世界大戰被侵略的傷痛，我們中國人強烈譴責日本未有正視史實，嚴正要求日本對當年日寇侵華暴行道歉，並承諾永遠放棄復辟軍國主義的歹念。黑色聖誕節意義重大，也勾起了我們對當年日寇侵略的慘痛記憶。